疏劄

蓬川集 四

疏箚

待罪疏 甲子

伏以臣當初受命之日本欲馳往平山號令諸陣以爲決戰之計而一兩日間事機遽變欲進則大賊當前欲戰則手下無兵乍戰乍却自取顚沛且臣初到坡州聽朴耆立之言則以爲臨津下流渠所守處不深而灘狹僅容數馬之渡渠以本州之兵專力把守萬分無虞而上流諸灘兵分勢弱委屬可慮云臣以爲孝立久在本州素得民心熟諳

地理其言必無可疑近兵警備只在上流豈意倉卒之變遽起於所忽之地裁緣臣知人不明處事不審遂致罔極之禍上辜 聖上委任之盛意下負微臣許國之初心臣雖萬死無以自贖伏願
聖明下臣司敗明正其罪以為任事者之戒臣不勝惶懇待罪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吏曹參判疏

伏以臣猥將犬馬之疾上瀆 天聽而三度給由之 命出於異數揆諸分義所當扶病出謝之不暇而第區區私懇有不容終默伏願 聖明憐察

爲臣受氣甚弱二十後即患內傷虛損之症杜門
不出與死爲隣者幾至七八年賦命奇薄百厄叢
萃十年憂患六年草土心魂驚喪只有軀殼年未
四十牙齒半脫口不能嚼物一日所食不滿數合
素患疝撐結肚腹之間稍坐冷地其症輒發則
遍身寒戰幾不省事必就温處方得少歇加以精
神恍慌有同老人自分不堪爲當世之用久矣因
緣幸會分外遷擢一年之內致身卿相非不知盛
滿之爲可懼疾病之不可强而適當危疑之際非
臣子告退之時故曾在上年不敢一日言病亦一不

敢一番呈告奔走供劇有同強壯之人不但人皆
致恠臣亦不自知扶持到此也顧惟才識不相謀
人器不相稱凡所以晩夜憂勞者徒爲病國誤事
之歸側聞閭巷間有顯言歘臣之罪者此誠公論
不可誣也臣以此瞿然灰心世路唯思杜門養病
以終餘年而君臣之間分義已深不敢遽爾辭訣
矣幸今大亂已夷 景命方新中外拭目佇見維
新之治當此之時正宜引用賢俊更張弊政以慰
朝野瞻聆豈宜使銓衡之地着一孱病駑劣之人
以妨賢路哉凡此所陳出自肝膈不敢虛辭以欺

自伏止鳴呼考
辭臣僉

殿下伏願 聖明俯察愚悃鐫臣職名俾得退守
愚分則國家幸甚私情幸甚臣不勝伏地懇祈之
至謹昧死以聞

辭職劄

伏以臣無狀待罪銓地碌碌尸素二年于玆既不
能恢張公道杜絶倖門又不能薦進幽隱裨益世
道反以私事重得罪於一時淸論杜門席藁恭俟
嚴譴不意加由之 命出於夢寐之外兢惶隕越
措躬無所今欲强顔出仕則咎釁在身公議可畏
欲退守愚分則識意淺薄未蒙 允許進退狼狽

不知彼處抑其中有不得不自暴於 聖明者故
聯試仰首一鳴呼焉政曹相避其法甚嚴而有承
傳則不拘相避者亦有 先朝舊例故近間仍復
遵行不覺其謬雖未知始於何時而蓋如此云春
初扈 駕諸臣中以參下蔭官從者二十一人計
其仕日久近以次陞遷而無窠未遷者今有八人
以殿中從者凡五人即陞五品二人因罷未敘應
遷而未遷者只有臣弟敬吉一人而已殿中之職
為任極苦故凡除授者滿六朔後例遷他司而臣
弟敬吉以臣之故獨未得遷者今已十五朔矣判

書臣吳允謙欲援近例遷之臣心有所未安累辭
而止乃其同氣之間憫其勤苦而欲其遷敍者則
人之常情臣豈獨無繼又竊聽於外論或以爲遠
嫌之計出於私情賞勞之典實在公朝況有通行
之例而獨爲偏執是亦私也臣内牽於同氣之情
外動於或者之議不能牢守初心令北金浦之除
雖出於臣在試院之時而臣如不欲何至強擬臣
自見除目且喜且憂曉夜不寐俄而臺論崢嶸以
爲不可再越署經終至論劾公論所在何敢有一
毫懟心第於論啓之日臣在大同廳與吉川君權

盻連席而坐啓辭分發適至盻問其曲折臣歷舉近日相避中以承 傳遷職者三人之名以爲援類自解之地耳別無侵及言官之語其時金尙憲姪子光煥亦在座中參聽其言豈意以此論事之臣不安其位至有引避之擧也臣曾與尙憲同在政廳有柳時英者以承 傳循次擬主簿望而尙憲辭以相避座中又援近規而未決臣戲語尙憲曰些少事何乃如是尙憲不復爲言仍爲擬望其時席上似有出繼之旨而臣偶未之記也又於後政臣獨政尙憲病在家臣頓忘韓仁及爲尙憲一

家之人而擬寺正之望尚憲致書於郎僚極其呵
詆今雖不能盡記而蓋曰韓仁及於我雖曰出繼
而終是近親則嫌疑之際不可不避而乘我不在
闕然擬望是何道理云臣愕然謂同僚曰我雖善
忘席間曾無一言者何也同僚曰吾等亦忘之矣
臣仍欲具由待罪而旋以爲出繼之人在法無相
避則不必至於待罪仍遂罷歸尚憲之守法謹嚴
如此今日之論正所謂以責己之心責人者也然
至謂之故爲相誤乘時而發云則噫亦甚矣臣之
愚意常以爲同朝之義凡有過誤互相糾正不少

假借然後公論行而紀綱立兒如臣者賦性昏躁遇事顚錯晝日所爲夜而思之則可悔者過半自知如此故常恐罪咎蓄積不自覺悟終至於負國誤身之歸每見言官必請攻臣之失毋或相貸臣之此言誰不聞之且臣立朝以來三被言官之斥鄭曄李敬輿鄭百昌是也此三人者於臣實有父師之分兄弟之情臣明知其言出於公心少無他意故事過之後而無猜嫌況踵襲謬例曲有所歸則言官執法自是淸朝美事臣何敢介然於懷而反蒙情外之言不其寃乎臣本以衰門叨遇景

運兒弟四人一時冠冕不有人忌嘗有鬼瞰損之又損猶懼不免而小小之心若不知足自陷壞法之誅又因言語之失惹起鬧端獲罪於淸流臍不及噬舌不可捫蓋身為銓官名曰士夫而空穴來風醜詆狼藉將何顏面更立朝端況臣尫羸孱劣不堪從仕之狀實 聖明之所洞燭加以近日觸冒風寒積病轉劇閉戶龜縮藥餌為命雖欲冒恥行公筋力自不可及是用冒死陳懇不自知止伏願 聖明察臣微悃早許遞免使之謝事優游省愆養病以便公私則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吏曹參判疏 乙巳

伏以臣曾在六年前患類中之證左邊偏虛手脚抽掣多般醫治僅得全活而病根未除時時發作故兢兢常謹畏若防大敵自知終不免為廢疾之人矣乃自去年十二月旬望之間積感風寒兼以勞傷食飲頃感日夜呻吟以此累度呈告奉蒙恩遞感激異數不敢言病黽勉供職者月餘于茲而病勢陡劇前患風證乘虛并發五內怔忡百骸跳踢攣頭則眼暈生花對食則胃翻欲吐精神昏錯若將朝夕解散今已四箇日子漸向沉頓無望

生全國有大禮而勢未得隨參臣誠死罪無地自容伏乞 聖明特許遞臣職名俾得專意鍼藥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撤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第二

伏以臣旣許身 聖朝實爲知進而不知退者故陳疏於冠禮之日者只陳未安之意而已意謂病勢雖重而外感爲主元氣則不至大損累日調治自當痊瘳不圖和解之後熱伏臟腑乍歇乍劇乍寒乍熱沉綿旣久羸悴轉甚服藥而藥無其功施鍼而鍼不見效涔涔伏枕無望生全允傷寒許下

後熱不退者謂之壞證最爲難治福過之災是臣
自取人臣分義雖閑漫職名猶不當冒帶虛銜長
則私室況此銓衡重地乎臣忝冒以來三載于今
實未嘗無故引告自蹈逋慢之罪者則 聖明或
已下燭如使臣少有供職之望何敢爲虛辭罔上
孤負初心而自速罪戾乎況分外 恩暇前後非
一臣是何人當此 聖眷銘感在骨計日待差起
坐強飯刺喉難入開戶試步惝怳欲仆決知其病
根之甚重則滯職退卧之未安實有甚於煩瀆控
辭之未安故趑趄既久冒懇至此伏乞 聖明俯

賜點察特許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
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論官制劄

伏以日昨 筵中緣文生義輒入治道大臣遂進
隨時損益之經陳紀之請甚美意也修明典政至
開新化之機豈在於此而 天意持難未蒙允可
臣誠欽然大失所望不圖明良際會千載一時而
事之不如意者乃如是也臣言語拙訥自知不足
以感動 天聽故悶黙而退耿耿達宵懷不自已
輒敢敷衍前說略暴愚悰伏惟 殿下今方進講

孟子夫 殿下之講此何為也豈不欲受用而施
於有政者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其言不啻纏纏
而其大要則不過曰以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政而
已臣伏覩 殿下聰睿之資恭儉之德出於天縱
求道之志願治之誠溢於 聖衷講論經傳則日
旰方食酬應機務則夜分始寢用人則廓然大公
無一毫之偏係出令則藹然至情無一言之矯飾
殿下之心亦庶幾於道矣然而臨御三年治效未
著生靈之困苦猶前也風俗之淆訛猶前也紀綱
之頹廢猶前也若此者何可不反求其所以然乎

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此正今日之謂也三代之治則古今異宜風氣亦
殊固不可盡復舊制然其緊要意固用寓制民產
節時用立刑法以制之明教化以導之能不泥於
先王之制而得先王之心開先王之治者則是必
有真術矣臣願 殿下毋為徒法徒善而必體之
於心毋徒體之於心而必施之於用以為一代之
制而開一代之治焉我國法制具載大典與續細詳
悉皆可考為法而行之既久視為尋常文字臣條一

任吾情於是大典爲虛套而國無法矣今欲復
祖宗之舊章 祖宗之法而但此書之刋已過
百年或有當變而不可行者或有踳舛而不可曉
者其後又有續錄則尤爲煩複看無適從只爲吏
胥弄奸之資且我國喜用前規凡出於一時之流
例者踵而行之視爲成法不敢更改其謬尤甚臣
謂宜取大典及續錄等書更加刪定凡當變者變
而通之踳舛者釐以明之廢墜者修而擧之刪其
煩複而補其遺漏至於京外大小衙門各有一切
之例使人人奉行而不敢違越可也今之尤甚頹

廢者三曰官制也田制也兵制也三者之中官制
尤為緊急若不變通斷無致治之望試略陳之今
備局專主國政而政府為閑局政院只管出納而
承旨為一該吏別設都監而本司反致剩官數遆
官員而省手有同鄕舍不管文書而吏胥得以弄
法職多兼帶而無專責之實事皆曾司而無分職
之意課責不明而痿曠成習俸祿太薄而廉恥易
喪此皆官制之弊也我　朝自襲署事之法三公
無論政之所於是別設備局以宰臣之知軍務者
爲堂上以武班之識字者爲郎廳以爲酬應邊務

之地其制略似宋朝之樞密院而朝家政令無所裁斷不得不並歸備局因此賛成叅賛爲養病之地舍人檢詳爲妓樂之司其外謬甚矣我国之人浮慕無實翺翔臺閣專不事事自謂清流而機務之重反付無物望之宰相略識字之武夫如是而望治道之成不已左乎宜遵 祖宗之法復設署事之規然後政令出一而紀綱立矣議者必以大臣權重爲後日之慮此則不然君聖臣良則權重不足爲慮君昏政亂則天下其無論公若猶以此爲慮而必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將備

局改稱門下省以三公兼領門下省事贊成叅贊
兼知事又擇諳鍊於體者二員稱門下省左右僕
射俾行有司之任舍人檢詳極擇堂下有計慮才
望堪日後大用者兼門下給事中代行郎廳之事
則名號既重事權自别庶有朝廷體面矣且今之
承旨卽古之侍中尚書令而 中朝之內閣也國
之大小文書莫不關由於此凡政令之利病君德
之得失大臣臺諫無由得聞獨承旨知之其任之
重爲如何而今之物望反在三司之下只得奉行
文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此又謬之甚者也臣謂

宜極擇時望以充其選頻 賜顧問以重其權使
之隨事封駁密贊王猷與政府相為表裏斯可也
歷代舊制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謂之三
省若如臣言則不至大段變革而舊制之意實寓
於其中矣今日政事之頻煩皆由於臺諫之數遞
臺諫之數遞亦由於小嫌之皆避朝遷夕改有同
兒戲誠可怪也臣聞 祖宗朝臺諫雖有推考亦
不避遞使兩司互相發緘云可知避嫌本非 祖
宗之制也且或偶處嫌疾略有難便爭相引告如
或不及充為未安陽城居諫職十年中間豈無些

上錯

軍政則揀精壯而編束伍除老殘而收價布寬其役而逐逋逃教之藝而致精鍊田制則改量田而收漏結復大同而均民役禁立案而抑兼并除免稅而廣賦入此其大略也大抵今之人以淸曠爲高致以勤幹爲陋俗以循私爲厚風以奉法爲薄德以數遷爲榮華以久任爲苟且以關節爲法典以浮議爲公論此等風俗若不一切變則雖 聖明在上名賢滿朝不過爲江左之偷安宋朝之委靡良法美政亦無所用之矣伏願 殿下斷自聖心詢于相臣奮發振作無狃近規以王道爲必可

行以　祖宗爲必可法並與臣而變論俗新舊命
而做至治以答東土生靈顒望之情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副提學劄 丙寅

伏以臣見二十四日　答玉堂之教曰本館劄子
中不無慢侮失中之語宜乎爭責之有此云云臣
無任驚悔之切不得不略爲陳暴於　聖明之下
臣之愚意聖人制禮各有定分過之非禮也不及
亦非禮也禮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其尸服以
士服又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今日之禮葬之宜

下錯

少疾病韓愈至作爭臣論以譏之而亦不聞以此引避也且古之言官各自論事故人人得盡其所見今之臺諫凡有啓辭下吏持簡通奔走各員之家必待歸一然後啓之以此動被物議一不敢盡言一有違誤鬧端紛起朝著之一不靖職此之由今宜悉做舊制勿為避嫌勿爲呈告凡有所懷各自陳啓幾之入陛舉措朝議僉同者方爲合啓則讜言日聞而且無紛擾之患矣至如朝臣之有經學者置之經幄專責輔導君德者擇廉謹者置之詞訟專責代貿　三言其他隨其才智分置六曹及各寺

專責一任勿爲無嘗易爲遷動其有異績者各於
其司以次陞遷且諸司之不緊者合而一之員額
之太多者汰而去之而又別設要局多其員數而
少其祿俸冗讀仕年老無田可歸者寘有兼兩解
職號閒差者亦爲嚴禁寡來遷者皆置二起一以
存酬獎之意一以爲靈用之階或言奉使差祭等
事皆以臨濱差到於路者無職闕之患失官者無
落魄之歎矣外方則監兵水使皆許帶一州令各
食其地之入而置文臣判官察其細務防其縱恣
則有久任責成之效而無侵奪列邑之弊矣若乃

從本品祭之宜以諸侯㚇不從本品是過而非禮也祭不以諸侯是不及而非禮也臣之所見本来如此故頃於六日成服金葉㕘䃥 令下之日與同僚祖議劉論而文字則皆臣所撰出者也倉卒口占語欠圓暢劉既曾中言參見緣退而思之只切惶悚徵而延平府院君李貴移書責臣多有不諒李貴之語而李貴之言例多不中故一不復與之相較矣其料以此至於上達 天聽乎且今日筵臣意在匡君言所難言 聖上平日培養直氣之效於斯可見寡其所引禮經之語則李知真得聖

人本意也盖　殿下功同光武而屬非遠族繼同
孝宣而親則長孫上下數千年間絶無可擬之處
議禮之際良亦易言乃古人所稱受國於祖及聖
庶奪嫡云者正爲今日道也則似不當疑之於爲
人後之例故降期之請非臣本情隆殺之論尤所
未曉愚欲略陳愚見而敬畏朝廷不敢自是含意
遲辭將發復已杜門自守恭俟物議羣謗叢身骨
亦可銷臣之自處良已難矣緣臣稟性躁妄持身
庸賤上不能匡救　主失下不能取信朝廷以此
以彼俱難在職伏乞　聖慈鐫臣職名令優游散

地以畢餘年則自今至死之日皆 殿下賜也臣固知今日非瀆擾時情蹙勢迫不免仰天一呼不勝惶恐懇悶之至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賦性顚妄與世抹摋發言行事動輒乖宜幸遇 聖君在上請士滿朝心誠歡喜不自愛惜徒欲殫精竭慮裨補萬一知言而不知默知進而不知退占必敗之勢而昧先幾之智不但夲性難奪蓋亦私心有恃乃於議禮之際實有獨得之見非不知言出而謗隨亦不敢有懷而不陳求以獲

明已見不覺語侵朝廷以致波瀾起於平地親舊
化爲敵國至於三公不安其位擧朝臣與同列皆
臣自取尚誰怨尤第見近日啓劄其所引傳記之
說似與今日之禮全不相干者而臣方刺舌自戒
何敢開口一言且念今日是臣至於議禮是非未
知如何而其實皆一時名流人望所屬自古未有
此類離心而能保其國家者 殿下之屈意從衆
亦或一道如臣見斥士論之人固不當更齒大夫
之後以爲請朝之羞辱惟思退歸田野甘與草木
同腐是臣至願〻非矯飾而 天日未燭呈僧還

出臣欲強顏就列則請議方嚴必不見容臣欲不辭徑退則君臣分義有所未安狼狽悶蹙不知攸處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憐察早許歸耕安愚臣之微分謝朝廷之公議則非臣之幸實是國家之幸也臣無任危迫懇祈之至取進止

辭刑曹參判劄

伏以臣曾以左足蹄傷之故呈告乞免而曲被恩數遷給辭單感幸雖甚狼狽則多顧自以病在四末臟腑無損鍼灸調治庶幾見效不欲一煩以章劄自取瀆擾之罪不意無妄之疾轉益支離向日

已過猶爲跛躄之人 大駕出宮經宿野外而旣不得陪扈從班又不得迎送路左情禮俱闕罪悚無地竊念臣之本職乃是刑獄重地近緣堂上有故久未開坐滯囚滿獄冤聲徹天臣何敢虛帶職名偃息私室以累 聖上欽恤之致乎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早賜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遲川先生集卷之八

疏劄

論典禮劄 丙寅

伏以臣少時粗事剽竊文字以為綴文之資幸而早捷科第遂廢讀書中間亦嘗有志於聖賢之學取四書及程朱諸說而觀之則粗識有省悟處不幸而身嬰痼疾工夫中廢至今四十而空空如也至於禮家文字尤所蒙昧故頃年私廟議禮時金長生朴知誠相繼陳章論議紛然而臣未嘗求見其疏甲子冬閒金長生貽書於臣及張維趙翼語

人多所論難而臣一不曾仔細留意但以不知為答
蓋臣意如此大禮自有老於禮學者非人人所敢
輕議故也上年冬 啓運宮證勢危重人皆憂之
臣適於其時忝拜玉堂而病未出謝張維簡臣曰
事有不諱議禮之責先歸玉堂雖病不可不強出
預為講究云臣心甚憂悶欲為辭遞而呈告非時
臣始取館中所藏禮記喪服付卷考之則乍見古
文茫如捕風獨其中所謂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
子諸侯則為其母緦云者略似彷彿於今日臣抄
出以示同僚過數日間鄭經世往大臣家為服緦

之論臣喜其同也即見鄭經世問之則經世出案
上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一條示之仍引
據他書辭說甚多且曰閔玉堂亦有此論李憙云
臣素知經世熟於禮學且其言與禮記所載相合
即信之不疑謂曰或有議禮之事則當以此爲定
雖 聖意不欲吾輩當合力爭之遂與相約而還
又發曰張維以弘乾門之曰問令力主服緦之論
此禮與今日迥然不同須待而討臣又往見之則
維曰母同有適母庶母父亦有適父庶父乎借使
今喪爲 大院之喪則亦可以此爲證乎臣聞而

大臣謂見鄭經世傳此語經世慨然稱善自此其論遂止臣又問大臣及禮官以為人後一於期為定云而且見漢書宣帝時有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不得祭臣以為孫繼祖者降其父母已有古人定論無復可疑遂從不杖期之論其後又見張維言此意維曰今日事與漢宣帝不同不可以為人後論宜從父在母喪之義服杖期云臣初不以為然久久思之其言果是乃又自疑曰既非為人後則父母之服自當三年其謂杖期者何也蓋張維已知群議之不是而又疑宗統所壓不

可無降故為此義起之論也臣反覆詰之則維又
曰三年之說可以東可以西臣謂雖曰天下寧有
可以東可以西之禮文乎臣曰此始知諸臣議禮
之言皆未的當始取儀禮禮記及諸傳記反覆參
考曉夜思量積數十日豁然若見得、明白處皆
通無可疑者蓋臣不至不學至自亦不至專昧文
理而又能不以先入為主虛心參理惟是是求又
能耐久咀嚼苦心力索故良知之矣朝聞話而
不可掩也於是謂而語人曰今日之禮當以二年
為定聞者大駭到處指笑臣又疑之曰豈有舉世

同然而不為公論者無乃吾見之或差乎於是乎
門反省者亦累日而終蓋有以自信而與一世爭之
而不能動搖之一毫蓋臣以存於公不自適一己故
其未知也屢變而不以為恥既知之也千萬人非
之而不可移也但見士夫間相傳為今三年之
論者當受繼日追崇之罪臣誠不免顧惜身名之
念且思國家莫重之禮不當以一人之見作阻於
擧國之議故臣不得不略名歷陳之請不料降於
立喪主之論次第而出將使 殿下失禮之中又
失禮焉則臣心誠有所不忍者故引疾還家擕

欲論而以公以私恩應舊端趑趄數日旋即焚藁
項日陳劄迫不得已略見己意詎敢與朝廷相角
而白簡隨至年以罷論蓋廷議旣已錯看禮經認
爲士論今日之處臣亦非出於他意固不足介然
於臣心但臣之偏見終不可回而今日之事又非
豈必夫禮之亡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總是人臣事
君勿欺之道臣竊不容不一言而死也臣竊念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斷乎天地之常經而不
可設者也然而禮有隆殺情有屈伸故爲之於經
舉之服應降者三歲子爲父後則爲其所生妾母

服緦之在母喪及為出母服杖期是也父之服應降者一為人後則為其本生服不貳斬是也臣竊見儀禮斬衰條為人後章下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不杖期條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章下子夏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

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
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夫
諸侯之別子為祖而別子之子祭其別子者謂之
大宗別子之庶子不得祭其別子而其子孫各立
禰廟者謂之小宗以其族派雖分而皆以別子為
始祖故小宗之事大宗有同臣之事君而大宗之
於小宗亦同君之臨臣故大宗者尊之統然則曰
大宗曰小宗者乃兄弟分派之名非父子之謂也
曰同宗曰族人者乃三從以上之親非祖孫之謂
也其或大宗無後將絕則取同宗族人之支子以

爲後而其爲後者爲其尊祖之義甚重故謂所後
爲父母而不敢以本生父母爲父母故其服降而
同於伯叔父之服斯所謂不貳斬也斯所謂持重
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且所後之父早卒則爲其所
後之父之父若祖代行三年一如適孫之爲祖後斯
所謂或後祖或後曾高祖者也今之議者以親孫
爲祖後者擬之於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之例此豈
之所未曉也夫人有子則傳子子死則傳孫理之
常也不幸而無子又無孫然後不得已取同宗之
支子以爲後二者之相去不啻千里而論者強以

同之何哉且所謂不貳斬者以其服斬於所後故降期於所生何則不貳本也非為人後而降其父母則是無一斬也無一斬則無本也豈其可乎或者曰今 大王大妃在上而服斬於今喪是亦貳斬也此又無理祖在而遭父喪者其可諉以不貳斬而降其父之服乎禮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註云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也又云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尊指祖卑指孫此言父可以廢其子子不可以廢其父也禮又云祖不壓孫蓋以父之服無可降之

義也壓於父而降其母之服則臣固聞之矣厭於
祖而降其父之服則臣未之聞也故臣以為疑今
今日 宣祖大王在世此服猶不當降也或曰士
大夫家則固如是矣今則宗統為重不可無壓云
臣請有以明之禮受國於曾祖者其父早卒則為
其廢疾之祖代喪三年故子夏傳曰父卒然後為
祖後者斬夫受國於曾祖者是為曾祖後也而又
謂之為祖後則疑於貳統矣然而禮文如此蓋以
直統祖傳之次初不以傳重有無而為之輕重故
也然則所謂壓於宗統而其父母云者未知出於

何經乎或曰廢疾之祖父雖未爲君而位在適嗣封爲世子故其服不降今　大院君位不在當立之次不可與此同例云此又不然禮長子條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疏云雖承重而不得三年者有四種焉一曰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曰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曰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四曰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又適孫條曰凡父母於子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則服之如衆子以此觀之廢疾之祖父

既不得傳重則其不得封爲世子而其服與衆子同也審矣其祖雖以衆子待其子而爲其孫者不敢不以父待其父初非以當立而服之者也且彼所謂當立云者乃所以明其受國於曾祖之由非謂當立故服之所重在於君之父母而不在當立詳其文義則自可見也彼廢疾之祖父若非其孫爲君則特一衆子耳有何從服之禮今之議禮者不能通曉文意反以註解中合立二字致疑今日眞所謂癡人前説夢也昔晉蔣萬問范宣曰適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否宣荅曰禮爲祖

後者三年不言適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
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適者但父不爲之
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此條問
答分明盡出今日事者也又服制令曰無適孫則
適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衆長孫承重詳此二條
則 殿下乃承重者也非出繼也爲祖後也非爲
人後也玆豈非灼然明甚者乎大抵無論適孫庶
孫其爲受國於祖則一也無論當立不當立其爲
君之父母則一也寧有適孫承重則得以父其父
而庶孫承重則不得父其父者乎李貴朴知誠之

論以 大院君為當立之文蓋其意以為光海奉
廢則 大院君固為 宣廟之衆子而 殿下亦
為 宣廟之衆孫矣光海父子以幽廢母后戕兄
殺弟之故得罪於宗社臣民於是 殿下以 宣
廟長孫奉 大妃之命為 宗社之主向使 大
院君在世亦必為玄宗之相王云如是立論者 自
有理然臣亦以為是者抑有說焉古人有言曰國
家安則先適長危則先有功又曰除天下之禍者
當享天下之福 殿下當倫紀斁絶生靈塗炭之
日躬倡大義以除禍亂 宗社之托不歸於 殿

下而歸於何處乎　殿下既已直嗣祖統無所旁
繼則不以　大院君為父而以誰為父乎既已
殿下之父則非君之父毋而何哉然則區區適庶
長少之說固不當與論於今日也且當初禮官獻
議之日既以稱考稱子為請而朝議皆以為可則
是已知不可以為人後論也至於今日反引為人
後之說以為降服立喪主之證是何前後之矛盾
也臣竊見合司就臣劄中語逐條論辨曰父為士
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云者乃指始受命
之君云臣考本註則未有此語不知何所祖述而

云也蓋見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請毁悼皇考廟時有此說彼文飾經術移漢九廟者之言兩司必不肯取而爲證無乃別有先儒之論而臣未之見耶且中庸所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及王制所謂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人祭從生者云者則亦將何說而攻之耶又曰必欲於禮書中求得親孫爲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爲今日定制云此則是矣若禮書中果有此一款文字則臣何敢不服乎孫爲祖後者徒以其父早卒故以孫承重初非斥其父而後祖者也彼後祖之孫其

父雖死而其母尚在則果可以爲祖後之故而以
旁親待其母乎此必無之理也禮書中安得有此
說乎抑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
也今日之禮亦當上下附列而定之云此蓋不得
明的文證自知不足以服人而爲此苟且之言可
謂惑之甚也夫所謂上附下附云者即臨川吳氏
所稱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之謂
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云者照在禮經炳如日
星何待上下附列而定之乎憶三年之過迅如隙
駟孝子之情寧有窮已而其不得徑情直行者蓋

為先王制禮不敢踰越故抑其至情而儕就之耳今者先以私意橫在腦中既不得明文的證則又曲為之說而求其必降是誠何心哉臣又見鄭經世前後疏劄中多有作意刪滅聖賢之言以就己說處如引喪服小記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之文則截去中間登以天子諸侯一句引大傳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之文則截去其上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一句蓋以此二句為今日所諱故也其引儀禮斬衰條為人後章下雷氏註則又截去其上所後之父或早卒一句

而曰後父後祖其人未定其引不杖期條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報章下子夏傳則又截去其下族人
以支子後大宗一句而曰凡所謂爲人後者不必
指族人而言此等手段尤爲未安聖賢之言體用
俱備先儒註釋首尾相應今乃或截其上或截其
中或截其下沒其主意而資其取證不亦異哉論
道理文字與綴文之法不同綴文者雖斷章取義
潤色其言儘亦不妨至於論道理處差却一二字
本意便別今經世欲以綴文之法移行於禮學此
文人才子之事耳豈所望於經世者哉噫以子承

重者謂之為父後其子早卒而以孫承重者謂之為祖後大宗無嗣將絶而取族人為後者謂之為人後其可比而同之哉若不求本意而徒泥於為後二字則禮所謂為祖母後者但為祖母後而不祭其祖為慈母後者即為慈母子而不父其父也以經世之專門禮學而其言之無據至此其他又何說且經世如以　殿下真為人後則頃年在玉堂陳劄時極陳稱考之為可何也為人後而稱考於本親此禮見於何經稱考而降其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乎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也今日

之降服是則前日之稱考非也二者必居一矣或曰
喪則或可以三年至於喪主則尤不可臣請以受國
曾祖一條推而明之禮孫爲祖服期惟承適之孫代
父三年彼受國於曾祖者爲其祖服斬則是以適孫
自處也安有以適孫自處而不主其喪者乎亦安有
旣主其喪而不主其祭者乎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山陰陸氏註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旣絕
其子孫有特起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旣立七廟則高
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正爲庶

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蓋光武即劉演之弟而
南頓君之庶子特以身爲天子之故奪宗而祭之
者也然而光武上繼元帝稱爲考廟而考南頓君
難免兩考之嫌今 殿下特起同於光武而無兩
考之嫌雖非 大院君之長子猶當奪宗而祭之
況本以承重之子乃反移宗於弟而不主其祭乎
不得稱考則已旣已稱考則寧有二者之父而不
享王者之祭者乎喪服小記又曰庶子不以杖即
位註云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
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今綾原爲喪主而

壓於　殿下不得以杖即位則是不成喪主者也
綾原以杖即位而　殿下不敢以杖即位則是
殿下以庶子自處也　殿下與綾原俱以杖即位
則是喪有二孤也孔子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未知其爲禮也者不幸近之矣曲禮曰支子不祭
祭必告于宗子註云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
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
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　殿下旣父　大院君
而使綾原主祭則是又以支子自處而以宗子待
綾原也且　殿下必不以身爲王者之故絕其父

而不祭則必將時有親祭之擧其祝辭將稱以孝子乎將稱以介子乎欲稱孝子則綾原已稱之矣欲稱介子則天地易位矣不稱孝不稱介則又不成爲子矣此將何以處之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言正其父子之名也今已稱以父子則名不可謂不正矣乃於喪制之禮顚倒至此臣未知今日所謂名者何名耶大院不爲稱考則今日之禮事事皆順旣已稱考則今日之禮齟齬難便朝廷必欲 殿下降服立喪主則不若初不稱考之爲愈也稱皇祖於 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者金長

生之論也稱考於　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者
趙相禹之論也一則起於無本一則涉於禰祖臣未
知其可也大槩父子祖孫乃萬古不易之定名固
不可傍而出之又不可截而斷之誠非人力之所
得容也夫人情有子則喜者何也不以其將有孫
乎有孫賢則又加喜焉者何也不以其能孝於親
而推及於其祖耶然則子之有子乃其祖之所喜
未聞序其子而子其孫也夫　殿下何以得有此
位不以其得爲　宣廟之孫乎何以得爲　宣廟
之孫不以其得以　大院君爲父者乎　宣廟何

以得以　殿下爲孫不以其得以　大院君爲子
者乎然則　大院君之有　殿下固　宣廟之所
喜而　殿下之盡孝於大院君亦　宣廟之所加
喜焉者也尚何嫌逼之有哉禮曰人道親親也親
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夫尊祖敬宗何莫非親親
之推而議者反欲以尊祖廢親親何哉今之攻臣
者必以張璁桂萼爲言臣請明其不然也盖　嘉
靖皇帝即　孝宗之從子而　武宗之從弟也
武宗崩無嗣於是　嘉靖皇帝奉　太后之命入
嗣大位而以禮無兄弟相後之文故不繼　武宗

而以 孝宗為考於禮為順誰敢異議乃一朝因
璁萼之論追崇其父與獻 帝為皇考而改稱 孝
宗為皇伯考悖倫乱禮莫此為甚於是何孟春等
數百人哭于闕門之外而呼曰 孝宗孝宗蓋悲
孝宗之無後而訴寃於天者也今 大院君本為
宣廟之子而 殿下本為 大院君之子一朝無
端自托於為人後之例而降其父母則不但 大
院君不得為 宣廟之子 宣祖大王亦將不得
為 殿下之祖矣不但 殿下不得父其父 宣
祖大王亦將不得子其子而孫其孫矣 祖宗在

天之靈皆將陟降於冥冥之中矣一擧而父子祖
孫之倫顚倒失次豈非人倫之變乎使孟春生於
今日其肯號 宣祖而許竟於天矣身臣知其必
不爲也卽爲之是亦妄人而已曷足責哉臣竊考
從籍自古帝王皆父子相承而或有變焉失次而
立者亦多矣然而未嘗無稱考之處如晉簡文帝
以祖繼孫而其父則元帝也唐宣宗以叔繼姪而
其父則憲宗也光武以疎族繼統則祀於爲人後
之義稱考於元帝蓋以光武於元帝爲姪行故也
其後桓帝以章帝曾孫嗣位而於順帝爲再從姪

靈帝以章帝玄孫嗣位而於桓帝爲三從姪則皆
有稱考之處矣以從孫立者一漢宣帝是也此則
無稱考之處雖爲人後而亦不可謂祖爲父實爲
難處之變禮於是大臣魏相建議以史皇孫爲考
而以昭帝爲祖夫史皇孫非昭帝之子則宣帝旣
後昭帝又考史皇孫雖無兩考之失亦有二本之
嫌故先儒或以爲非或以爲是或不敢定其是非
而曰當俟通儒而質之至今在於疑信之間以太
孫立者三齊廢帝鬱林王一元成宗及皇明建文帝
是也成宗之事家無史籍未及考見齊帝追尊其

疑者

父爲世宗而綱目無貶辭建文追尊其父爲興宗
而其時學士如方孝孺者亦無異論盖以其爲太子
故也其以藩王入承祖統者則不可殫擧而晉鑑
治叔父之後故祖其祖而不得父其父矣祖其祖
父其父矣而初非適嗣者上下數千年間獨 殿
下一人而已然則今日之禮雖與欝稱建文之以
適祖承孝不無差等而實爲一體之相連其視漢
宣帝之爲後從祖者則判若天淵故臣嘗曰宣帝
之稱考立廟施之於宣帝則容有是非之可議施
之於今日則至當而不可易也昔晉侍中孔注問

於徐邈曰宣帝以悼園爲考乃其稱謂耳不足以明服輕重向使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亦不得行重服邈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其時立非一帝而恭皇漢哀帝尊其父定陶王爲恭皇德皇漢安帝尊其父清河王爲德皇皆不得稱考史皇孫稱考實有義宣帝超繼上代無別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夫宣帝旣爲人後則服斬於本親實爲可疑孔注之問所以發而徐邈之劉臣不敢以爲然也故臣又嘗曰今日之喪禮施之於今日則固爲無據而施之於宣帝則至當而不可易也臣竊見頃日 殿下答李貴之 敎曰

子無不父先君之事朝廷亦無不以父待之之言臣竊以爲未安夫人子之於父母也生而盡其甘旨之奉死而盡其喪祭之禮斯可謂之能父其父矣今 殿下尊爲王者而不幸 大院君早世又不幸而有今日之喪不得以一國之養養其父母此誠 殿下之至慟也今後 殿下之所得自盡者只在喪與祭而又迫於朝廷之議不得自由

大院君之廟尚在閭閻而不得享諸侯之祭者三年有餘矣今日之喪又降而期矣又不得爲喪主矣不得爲喪主則將不得爲主祭矣不得爲主祭

則又將終不得致諸侯之祭矣如是而謂之待之以父毋臣未敢信也 殿下之誠孝通於神明凡在朝野無不感動眞可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也但因廷臣錯看經義有此失禮之擧如使後世不知 殿下之心執迹而議 殿下則今日廷臣亦將三司文章百僚廷請以發明 殿下之心於千載之後乎此臣之所以痛心腐膓而食不甘味夜不安枕者也昔周世宗以柴氏之子爲周太祖養子嗣爲皇帝故不敢父其父以元舅待之其父嘗以小忿殺人綱目書之曰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

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書法曰罪周主也曷爲罪
之不正名之過也正名其父奉之以官守禮豈止
横於外哉發明又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
下尊歸於父此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無或子之
可傳子有天下或難於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
堯授天下於舜舜固有瞽瞍存焉然舜不敢尊其
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
也舜雖不得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
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爲孝也世宗不
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亡矣今日之事雖與此大相

不同而先儒所論有可取以為今日證者故臣敢
并採而獻焉夫舜之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非今
日之所當法者乎所謂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者
何也生則養之以父歿則喪之以父祭之以父而
不敢以帝王之號加於其父之謂也公羊云父母
子之天也子不得辭命父母此言子之於父母不
敢加之以爵者乃所以為尊之至也況 宣祖大
王於 德興君蓋嘗封之為君矣實未嘗命之為
適嗣則程子濮議所稱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
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云者正為今日道也則

追崇之不可固已章章明矣禮又云士大夫不得
祔於諸侯註云公子公孫之爲士爲大夫者不得
祔於先君之廟夫宗廟者祖宗之廟非後王之所
得私者也今 大院君以 殿下觀之則父母之
尊也以 祖宗視之則亦一諸王子耳 殿下之
私尊豈得容於其間乎況 大院君入廟則將有
祧遷之主 大院君之靈必不敢自安而將不享
殿下之祭矣是則 殿下之尊親適使其親得罪
於 祖宗也然則 祖宗之所不禁而 殿下之
所自盡者其惟喪祭乎或曰旣不得追崇入廟則

諸侯之祭將安所施乎曰別立廟可也於古有之乎曰有之宣光行之矣宣光中古之主而謂之古禮可乎曰周公亦行之矣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以后稷爲始祖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詩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奄有下土俾民稼穡夫豈非禮而周公爲之夫不可入廟而又不可以無祭則此別廟之所由設也嗚呼苟非通幽明之故達禮樂之本

者何足以語此乎或曰别廟則固可矣其題主及
祝辭當何以稱之乎此係禮未可輕議然一以
意推之當稱 皇考定遠大君而其祝辭則稱
孝子國王然為得中且其塚墓稱陵則上逼 祖
宗稱墓則下同士庶宜倣戾園濮園故事稱之以
園而亦以美號優置守塚人俾無未盡之悔可矣
或曰禮官獻議稱考而又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
孝字已為朝廷定論今加二字何也臣曰竊見程
子論濮王典禮議言當曰姪嗣皇帝某敢昭
告于皇伯父濮國大王云今此所論非臣之言乃

程子之言也況諸侯之祭必　殿下自主然後方
可行之則孝子之稱在所不已者也或曰今使綾
原主祭而自官備物供其祭需亦可以不恃於祭
以諸侯之禮乎曰不然所謂諸侯之禮者非特牲
牷黍稷之謂凡籩豆之陳軒架之設悉用王禮之
謂也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伯禽天子禮
樂以祭之先儒以爲賜與受皆非也孔子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謂季氏曰八佾舞於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今　宗廟禮樂豈宜設於綾

原之家乎或又曰 大院君在別廟則四代而遷在綾原則百世而不遷二者之得失不亦遠乎曰此則刻害之言非臣之所敢知也乃臣之言則以爲諸侯之父自當享諸侯之祭禮文所載何敢違也禮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代漸遠而禮漸殺此固列聖之所不免何獨於 大院君靳之況代盡之後因其舊廟爲藏祧之室以時祀享如永寧殿之儀亦何不可之有哉或曰若如此言則無乃有妨於尊祖之義乎臣曰不得追崇不得入廟已爲尊祖之至而降殺之極降之不已

而降喪祭則父子之情安在哉或又曰擧國爭之以爲不可而獨任一人之偏見以抗滿朝之議惡得爲公論乎臣曰今日議禮之臣非耆年宿德臣所尊師者則乃是一時名流臣所敬重之人況其所論非出於一毫私意但欲納君於無過之地是以觸犯天威抵死力爭而不知止此誠古人之所難而一時之所共許臣非病風喪心之人豈不知循例隨波信阿其間以賭美名之爲得計乎第以今日之事名雖繼體義同始封茲實數千年乃一有之變禮而朝廷膠守濮王興獻帝之餘論直承

祖統而目之以人後君之父母而待之以妾親其
獘將至於毀先王之禮制滅父子之大倫可不懼
哉昔人見有被髮而祭者歎曰不出百年此其戎
乎野人之無知何足深責而識者猶以爲憂況濟
朝名流舉蹈無父之罪而不知悟者乎然不知而
犯者其罪唯輕知而犯之者罪通於天此臣所以
甘爲一時之棄人而不暇顧者也抑嘗當初看得
禮文亦仔細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獨孟子勸之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制爲
杜預裴秀等所沮既葬而除服及將拜陵議以衰

經行群臣又奏既除而復服義無所據乃上中軍
將軍羊祜語人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今主
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因此明先王之法不
亦善乎魏孝文帝欲行三年在廷之臣莫不沮遏
至期而除之先儒胡氏以爲是用古者父在母喪
之服不中節矣以此觀之擧朝之所是而一人或
非之無譏於當世而或見非於後人惟在其言之
是非而已豈必多者爲公而寡者爲私乎或又曰
此言則然矣人臣之事君貴於防微他日如有追
崇入廟之一擧則是今日別廟之議有以啓之也到

此地頭將以獨力救之乎卽不能救將一不免爲後世之罪人矣臣曰吁此言實爲今日王論之所自出眞傳所謂矯枉過直乞伎所謂雖合徵底事若作有心爲之是亦不免於私者也重言之道固貴於防微亦貴於務實何可憂後日之失禮而不救目前之失禮乎亦何可憂吾身之誤罪於他日而使君父失禮於今日乎況以 殿下之明聖凡百施爲動愜物情又安有他日之慮乎或又曰君子之所惜者名節也今世之人未必盡爲知禮而同聲相應猶恐不及間或有不能無疑於心而不敢

立異者蓋避逆合之嫌也今雖自以爲是獨不念避嫌之義乎臣曰唯唯豈不然乎昔孔子以公冶長妻其女而以南容妻其兄之女或者以爲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薄於己而厚於兄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避嫌之事大賢所不爲況聖人乎今臣雖甚無狀乃所願則學聖賢者也何敢首顧一身之嫌而不盡其所見乎夫名者實之影也而循名以責其實則失之者多矣迹者心之著也而執迹以求其心則失之者亦多矣牧野之征似從逆也而其實則奉天而討罪也非發立之

會名則是矣而其實則假仁而首犲也狄仁傑之
事武后其跡則近於失節而其心則唐也馮道之
事五季其蹟則同於狄仁傑而其心則貪戀富貴而
已何可執一而論也嗚呼今世之所尚者名也而臣
之所論者實也世之所論者迹也而臣之所信者
心也世無眞儒是非混淆風俗澆薄乃臣所以區
區之力行古人之道於衰敝之世宜其動輒得謗
而無所容也然不容何病顧在我者何如耳第今
日朝廷之攻臣臣固不敢以為憾而亦不能無疏
焉傳曰議禮之家如聚訟蓋其人之所見固自不同

只在傳收而精詳之而已昔後魏尚書都令史陳
終德遭祖母之喪欲服三年則未有代爵之重下
同諸孫則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博士孫景邕
等議以爲適孫後祖宜持重三年太常盧芳議無
適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且適孫傳重乃士以上
之禮今終德未登士秩宜同諸孫服周景邕等又
議云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無重可傳而猶三年
不必由重也喪服經雖無适孫爲祖三年正文而
有祖爲適孫周豈有其祖以適服已而己與庶孫
同爲祖周其義可服祖三年尚書邢巒奏依芳議

有詔從景邕議夫終德一令史耳其持服之際必求合禮而其時議禮之官往復設難至再至三古人之重喪制也如此況此莫重之禮何可無一二異同而朝廷之見斥至此何哉且盧芳所稱禮無適孫爲祖三年正文者何也蓋儀禮斬衰條只言爲人後者三年而不言爲祖後者三年所謂爲人後者即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之謂非以孫後祖之謂故盧芳之言如此今之爲祖三年者蓋因不杖期條子夏傳所稱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及禮記所稱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等語而推

之實非本經正文也今之論者乃以為祖後與為
人後合而一之則是本經已有為祖三年正文又
何以云無也豈今人之看禮反有詳於古人者耶
此又臣之所未曉也今有訟者一人持經官文記
而一人持僞造文記而未有執訟之地則曲直無
所辨不過以勢之強弱為勝負而已今臣之所論
節節皆有考證廷臣之論出於強辨而實無片言
隻字可以為據者如有剛明訟官許其兩造究問
其所引之語出於何經攷考經文本意如何究儒
註釋云何及其言果合於今日事實與否而究之

則眞僞自難逃矣其知世無訟官何哉要之百年
之後有眞儒出而是非乃定耳嗚呼今之失禮奚
但此也士夫聞有父母喪凡在相知無不往哭而
其哭必哀者人情之常也今　君父遭罔極之慟
而不爲一番會哭乃曰哭則近於國喪不亦反常
情乎昔漢安帝遭鄧太后母新野君之喪新野君
於帝爲外曾祖母帝服緦而百官素服晉孝武追
其舅王鎭軍之喪帝爲之制服三日僕射以下從
服此雖非禮之正而君父有服則爲其臣者不可
無從服也夫從服者禮所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

以其與彼本無恩義而從此而服彼故謂之徒從
而所從亡則已也傳又曰臣從君服例降一等設
令今日朞年爲正服其比緦服已加四等而喪之
六日　君父成服於殯前百官易吉於外庭而曰
從服則近於國喪噫若是國喪羣臣自有正服又
何以云從也晉武帝時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
祀天地明堂去樂孝武帝時將烝而皇女亡侍郎
范寗奏曰喪服傳言有死於宮中則三月不舉祭
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使三公攝行矣
嬰孩之喪禮尚如此而況於君母乎賀循祭議云

在喪者不祭非但吉凶不相干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於死者無服則祭今日之喪於　宣廟實爲子婦之喪則豈無哀慽之情而殯斂纔訖祀享如平日其於情禮何如也臣愚以爲從服雖不可追行而百官並宜素服從事旣葬而後除之祭享雖不可廢而卒哭之前毋得用樂可也臣竊考傳記古者天子諸侯居喪齊斬之制旣葬而除諒陰以終三年又云諸侯旣卒哭有聘享朝會之禮旣執玉服綵不宜復以服麻故去衰麻服縞素晉武帝雖從易月之制而猶以縞素終三年故前史美

之令曰喪禮幸而不許去杖以寓壓降之義則父母之名猶在也而其比易月之制則又已多矣今雖不能盡三年之服亦宜縞素臨朝以終三年猶爲不失古禮也臣又見頃日禮曹啓辭有曰未葬之前祭從死者既葬之後祭從生者此言似合於盧植所論虞祔練祥皆從死者之言似不爲無據但見鄭玄本註曰從死者謂稽擗衣衾從生者謂奠祭牲器觧者曰葬前謂之喪葬後謂之祭皆一時之事而包吉祭在其中云以此觀之稽擗衣衾之外凡干祭奠悉從生者豈有分別葬前葬後之

理乎且旣不主喪而祭用諸侯於禮無據禮官於此又失禮矣且所謂祭以諸侯者豈但饌品之謂乎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叙德行厚風俗之本無大於喪死一節與其失於薄寧失於厚况經文所載俱有明據本非可疑者乎我國之人心性偏隘動多拘忌有同婦人小兒惑於近似而乏眞實之見過於謹嚴而少忠厚之實亦是風氣所致何獨今日爲然哉昔在　宣廟初年私親議禮時請士滿朝務從抑損宰臣白仁傑言其太過以此見棄士論終身不容仁傑　先朝遺直年過七十

有何所求而其時士論至此不相捴甚矣昔宋子有言司馬溫公於濮安懿王邉禮數太薄先正臣李珥亦言 宣廟之待德興太薄濮王與德興降爲傍親非今日比而先賢之論如此此豈有所迎合而言之者哉噫處人父子之間良不易矣於戲以下猶宜詳審況在君父彝倫攸叙禮樂之宗天叙天秩皆從此出其於喪祭之際如有一毫未盡不但貽 聖上無窮之恨亦將書之史冊垂示來代所係豈不重哉今日廷臣無非忠孝之士只緣所見未到惟以降殺爲正論而不知過與不及均

為失禮之歸耳然人心至虛天理難誣如使朝廷
平心和氣勿着私意取儀禮爲人後章從頭至尾
細細尋看待其開發之後則將惕然驚懼反躬自
責之不暇攻擊異論之心何從而生乎但恐世人
心麁不肯着眼看文字耳昔人有持玉而獻於王
者王以爲石也怒而刖其左足再獻而又刖其右
三獻而後剖之果玉也今臣之足固已刖其左矣
而猶不知止者反覆思量自信尤篤冀 殿下之
終剖之也伏願〻 聖明下臣此劄令大臣禮官及
二三知禮之臣會于朝堂各以所見逐節論難勿

爲靈同各陳奏簡如其所論果有以服臣之心則
臣雖萬被誅戮亦無所辭萬一臣言不誣亦復翻
然而改以求至當之歸何必執迷文過終日呶呶
而終爲後世之所笑乎古人云再斯可矣又云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臣之區區亦不能無望於 聖
朝也臣素多疾病中經憂患年纔強仕便成老態
牙齒缺脫口不能嚼食頃年猶喫軟飯今則只啜
稀粥羸骸殘骨豈得久住人間如蒙 聖恩記念
前日微勞曲爲之所則補一僻郡紓其妻子之憂
仍得看書養病支過數年之命是臣區區之至願

如不可得亦願退歸田野逍遥林泉以畢餘生足矣臣本有此計而慼戀　天恩憐愛士類躊躇至此未敢遽決到今益無在朝之興歸意滔滔自不可遏伏願　聖明憐臣至情擇於二者而處以善便之地玆實古昔聖王體群臣之道也臣無任瞻天懇禱之至取進止

辭備局堂上劄 一初

伏以臣不才無狀忝在備局未席出計發慮多失機宜公議之發臣實自取臣雖萬死無以自贖而聖恩如天尚保職名夢寐之外　召命到門驚喜

茫然感淚交零但臣素患偏虛之症數日轉劇左
臂痿痛專不收拾冒風出門必致顚死茲不得趨
時趨 命臣罪至此尤大伏乞 聖明特遞臣備
局堂上之任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曾在江都重被物議揆以常理決不可一
日在朝而艱虞之際 恩召疊至此少廉恥臣不
敢顧而既已出仕之後又不敢自存形跡以自陷
於負國之罪開口發言輒遭人謗曾未旬月添得
數件口說前愆未洗新謗滋興朝廷之上衆目睽

睽閭巷之間群言籍籍譬如濕地引水空穴來風況不可家道而戶喻又不可登山而入海處身之難一至於此古人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又云止謗莫如自修今臣盡斷事君而人不以為忠至誠憂民而民不以為德是必交際之間信義未孚施為之際舉措乖宜種種悔吝皆臣自取內省多疚何敢尤人為臣今日之計惟有退處散地杜門省愆以謝衆口而已臣幸年齒未暮餘日尚多識得數年優閑讀書勉業覬有分寸長進則今日之退未始不為進而桑榆之效或可收於他日不然而

一向強梁與衆爲鬪全昧於屈伸消長之理則禍敗之至計日可待臣身不足恤其如僨國何伏乞天地父母察臣危懇特遞臣本職及備局有司堂上之任以便公私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自春上年備將狼狽之狀屢陳章牘請得退閑而溫旨連降慰諭丁寧亦嘗若家人父子之親臣常感激流涕不知死所臣之愚意竊以爲此身之不可復進較然明甚豈 聖明有所未燭而然哉特以愚臣前後所犯出於識見之不逮事雖

可罪心實無他故君臣之間不欲遽示譴逐盖將
有以善其退也故循例呈告冀得無跡而去乃者
還給呈單之 命又出於意慮之外臣誠惶悶
感盖不知所以爲處也盖臣之有去志也久矣至
于今日形勢之難已到十分地頭雖欲御體 聖
意黽勉隨行其勢决不可得矣臣行身無状爲世
所輕發言處事不見是於朝廷二年之間連被臺
評而始則罪名不重猶可以容也今乃斥之以專
擅薄之以誤國律之以竄黜而三司多官無一人
異同其間者是臣真有誤國之罪而竄黜之請實

爲公共之論也寧有身負黨黜之罪而晏然齒列於朝班者乎臣雖無狀猶有一端廉耻亦嘗粗聞古人出處進退之義時乎可行則畀志效誠以展素蘊固其願也世不我與則退處江湖魚鳥爲隣亦一樂也若乃推擠不去任他蹴踏脅肩諂笑以求取容於當世雖死不忍爲此態也然臣之處地與他人有别而尙幸 聖心未厭眷顧不替何敢高蹈遠引慕古人長往之風令臣所望唯在退就散班杜門謝事國家昇平則讀書以求志蒔藥以養生以終臣之年脫有危難則執羈靮以從 君

與 宗社同存臣斷可以無憾於臣節而樂行憂違之義自寓於其中矣臣寧被逋慢之誅決不敢冒恥行公以取辱身之譏伏乞 聖明加意察納亟遞臣本職及備局有司之任以成匹夫之志取進止

辭備局堂上劄

伏以臣伏見右贊成李貴劄子深攻備局回啓之失而歸罪於有司堂上至曰廟堂只信未經事有司之撰草又曰勿以備局一有司之言爲可信又曰旣知其失宜則爲其時有司堂上者所當引咎

待罪云如此等語似是專指臣身臣不勝惶恐未
安之至臣自遭謗議以來過於徵羹久已刺舌加
以家有切迫病患自夏徂秋長在憂苦之中雖不
得以私廢公往往參坐而精神不全思慮多錯尤
不敢與論軍國之重此廟堂諸臣之所共知也李
貴劄子回啓時相臣分付于臣處臣再三固辭終
不見許則臣於大臣體臣相會處逐條稟議定其
可否撰草之後亦經相臣手筆添刪臣則少無主
張於其間此亦諸宰之所共知也而李貴之言如
此必李貴近日不參備局之會故未悉其間曲折

而然也李貴劄中所陳多至數十條何能無條盡
善設令皆善人之所見本自參差何得一一符合
第其中西路築城之太早各道營將之難便臣之
妄見誠亦如此故厯次 引見時稱奇論難亦頗
詳悉退而爭於大臣體臣者不止一二至於逃軍
減律之不可臣於當初上劄論之而及其言未見
採事已施行之後則只當姑從羣議待觀成效臣
何敢自信已見呶呶於既往之後乎李貴以勳舊
重臣素有高識凡有所見不憚煩瀆盡誠號呼固
其職分也而忠憤所發未免太過往往身遭困厄

亦多矣若使如臣者效嚬而為之則臣之一身固
不足惜豈不大損於朝廷體面乎況專擅二字實
為愚臣今日之厲階而形迹孤危日以益甚方務
退默隨波冀補前愆而今此李貴劄辭有若以臣
為擔當時事者然此豈知臣情勢者哉且臣近新遭
喪患心死形存憂傷之過重感風邪精神恍惚伏
在牀席泯然若將盡之人夙夜之勞已無可望籌
畫之任亢難自勉伏乞 聖明俯加憐察遞臣本
職及備局有司之任以便公私不勝至懇取進止

論典禮劄戊辰

伏以臣曾在丙寅之春猥陳一劄大觸時議幾不
得自保而幸賴　聖上曲垂矜恕刑章不加反蒙
採納如園號之加諸侯之祭及既期之後仍御素
服皆臣劄中之意也獨立廟一款未蒙施行臣意
竊以爲　殿下之聖明豈有見得不到之理而重
違羣議姑示遲延其必有待於三年之後故闕默
不言以至于此今聞禫日已過毓慶神主方將合
祔私廟節目已下時日已卜云臣聞来錯愕不覺
失聲大號伏惟　聖上試垂察焉臣聞天子立七
廟高曾祖禰之上更祭三代諸侯五廟高曾祖禰

疑婦

與太祖而爲五大夫祭三代庶人只祭禰雖尊卑不等隆殺有差而由親及疎自近及遠之意則無貴賤一也雖支子賤不敢立廟而助祭於宗子之家故禮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蓋所以尊禰廟而重宗法也賤而不敢祭者固有之矣以子之貴而祀其禰於支子者臣未之聞也由禰而推之及於高曾者固理之常也祭祖而不祭禰者臣未之聞也世之論者皆曰義重尊祖理宜降孫臣請明其不然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三綱也君爲臣之綱父爲子之綱夫爲子之綱臣無降君之禮

子無隆。父之禮婦無隆。夫之禮故謂之三綱綱者
尊無以尚之稱也如其可降豈可謂之綱也。故孝
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雖以帝王之尊不能超越於三
綱之外而屈其尊於所尊之地者斯可見矣禮者
聖人所以扶植三綱之具也今之廷臣徒知君上
之尊而不知三綱之重徒知尊祖之義而不知尊
禰之禮父母之喪則必欲降而爲廟祭禰之禮則
必欲降屬支子因一時所見之差爲萬古貽笑之
資可勝痛哉朝廷必欲使 殿下降服降祭則何

不別求稱考之地而伯叔於興慶乎苟有稱考之地則名正言順寧有異議而今不能去其父母之稱者蓋亦有見於旁繼直承之義各自不同而父子祖孫之名有不可易者也既有其名斯有其實以祖事祖以禰事禰此乃人理之當然豈可以降之一字加於無所後之父母乎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人君皆從易月之制其中奮然特立克遵古制見稱於史筆者纔數君而或數月而除衰或期年而即吉未免為後世之嗟惜惟我 殿下孝感神明德邁今古位居帝王之尊躬踐曾閔之行初

雖不得不動於尊祖降禰之議而後乃揮斥群
言執禮益堅釋服之後仍御別殿聽朝用玄袍朔
望必親祭起居語默之節無異高宗之諒闇名雖
降服實行三年之喪真可為百王之法而獨恨禰
廟久闕祀典未正致有朝野之議臣竊惑焉孝子
之喪親哀慕之情與時漸殺而祭祀之報終始如
一今也不然始則奉安於新闕稱以禰宮終乃降
祔於舊第稱以私廟此豈情理之所得安乎苟為
如是則園號不可加祭奉不可設諸侯之祭不可
用也生曰父死曰考廟曰禰其名雖殊事之則一

也有身斯有父矣有廟斯有禰矣父而可降不成
爲父廟而不禰不成爲廟自有經籍以來果見有
可降之父而無禰之廟者乎高曾祖禰不易之定
位不可多亦不可少也而大本一差節節難處在
殿下則有祖而無禰千秋萬歲後至東宮之時則
有曾有禰而無祖次次相傳每闕一位其於禮何
如哉當初議禮諸臣但見 聖上超繼祖統略同
漢宣而不悟其直孫與從孫事體自別謬引程子
之說爲今日證聽者未暇細求其故同聲應之於
知識一人之外無不入於俗論科臼之中宜似一

起興

時公論 殿下之亦免勉從固也噫旁支繼統謂
之爲人後一體直傳謂之爲祖後爲人後則所生
爲伯叔爲祖後則父雖發而名不易斯乃古今之
常禮也 殿下今日之事實太孫嗣位之類也而
今欲援而擬之於從孫繼統之例不亦左乎戶竊
見近日以來士夫間所見稍稍開悟而草野之議
日漸憤發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誣者如此改葬
之禮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服而加麻故改葬之
緦即初喪之三年而上年異慶之遷也禮官儀註
以緦服磨鍊而朝廷無異議此可見自知前禮之

知而不敢更爲阿徇之論者也士君子處心行事
務在光明正大如知其非斯速改之不容一毫蔕
芥於其間而廷臣計不出此因訛襲謬猶不知變
其故不難知也蓋當初時不明致誤大禮到今
不免有遲回却顧之心諉以已定之議欲爲牢守
之計無乃近於恥過作非者耶近日外間之議多
以追崇入廟爲言而臣之愚見獨異於此蓋追王
之禮始於周公而舜於瞽瞍禹於鯀湯於癸俱未
有王號 殿下之尊親得如舜禹湯斯已足矣何
用靡文爲哉臣愚以爲合祔之日削去陵原舊題

别建一廟以奉禰祭依倣圜號加以美稱褒侈則
别制縈章祼獻則例命廷臣而四時薦享勿與
宗廟同日以示差别之意則其於尊祖尊親之道
可以兩得其宜而昭穆不亂彝倫自正矣豈非所
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乎自今遵蒙外諸建
議内與上下憂惶廷論方張臣之此論誠似非時
不知者謂臣爲妄其知者亦必以爲迂矣但念三
綱五倫人道之大經大本於此一差則人不人而
國不國故酒色荒淫未必敗人之家毀華冠弊未
必亡人之國自古寧有倫紀紊亂而能保其家國

曾子古人臨死而易簀其不敢一刻安於非禮者如此況父子之倫序祖禰之祭禮是何等大事而乃曰姑待他日乎茲敢不避斧鉞之誅更伸前說固知典禮已定有難輕議而愚衷所激不能無褻瀆煩之之堂情亦感矣求以回天不覺觸犯忌諱臣罪萬死 伏乞 聖明恕臣狂愚察臣悃愊令禮官更議定奪以正 聖朝之祀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陳情辭職劄

伏以臣當有言不信之時昧括囊无咎之義開口

掉舌輒生疑謗遺斥至再惡言有加杜門屛跡杳
踈自簡已過數日尙有寥寥彷徨跼蹐進退無據
且慙且懼若無所容臣之前後所陳實是國家大
禮彜倫攸係是非眞妄　聖鑑孔昭無容更贅也
說至其措語之際未免微有辭氣蓋亦上恃　聖
明容受之量下恃諸賢相厚之情務欲指陳事理
使人易悟實非有意於排擊善類勒加罪名如論
者之待臣也噫知己之難自古所嘆則在叔世難
可憑仗凡今之人知臣者同少而不知臣者多橫
逆之來亦無足怪使臣不能含垢受辱乃與二三

年少輩屑屑焉較量曲直有同隣家婦子爭狠口語拍掌呼叱之態者則彼此俱有所損臣雖愚騃亦不爲此也顧念身忝宰列職忝西銓事體或與庶官有間而被人譏刺一至此極臣若都不介懷揚揚道路有同平日則人其謂臣何如我茲敢不憚煩瀆更申愚悃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鐫削臣原帶職名以謝公議不勝幸甚取進止

代延平府院君劄

伏以國家不幸大獄又起而竊聞罪人之招有援攀臣宗以爲證者臣當卽疏陳曲折而獄體嚴重

春蒙 賜問之前有一不敢輕易開口者故默默度
日以至今矣繼聞臣之姓名又出於推官 引見
之日云臣亦何敢終始一不爲一言有若干諱者然
我上變人宋匡裕之得罪於臣孫李恪之狀衆所
共知今不必煩達但念丁卯秋末匡裕之嫁貽書
於李恪處備陳匡裕行已之悖惡蹤跡之荒唐又
言其與欲上變搆陷勳臣之狀蓋恐其將成家禍
而累及於其身也臣初欲爲其建計永斷禍根而
或者以爲事未至而先發有未穩當而適足以致
人疑惑云其言亦似有理故只以尺書三紙示之於

若干勲宰而止矣到今思之當初醞釀禍胎淹過
一年使兇逆之人蓄謀設計費盡機關俟時而發
致有今日之禍者無非臣見事不明不早處置之
罪也臣雖萬死無以自贖仍竊伏念被告之人多
是湖南巨族見稱士類者而其中亦有勲臣族屬
名參舉義之人此輩之遭此禍實千萬夢寐之所
不到處初雖拘於獄體不可不拿問而旣問之後
匡谿情狀敗露無餘則所當卽爲分釋以慰一道
士心而獄事支離將至一朔使無辜士子因繫滿
獄人情憂駭氣象愁慘此老臣之所以日夜仰屋

竊彀選之以誘導者也然臣聞諸鞫廳諸臣之言匡裕之構捏極其寃巧而各人之招亦頗有各異之處故雖以　聖上日月之明亦似有不能釋然於其間者而外間亦不無一二疑惑之人若不洞陳曲折以解上下之疑而使許多士子有一抱寃而死者則後雖悔之其可及乎槩聞匡裕之招傳會飛語湊合羅織猝然見之誠可疑訝若非明知其本情則人情之不免致惑豈不宜哉臣請推其根本而言之大抵湖南士子自己丑以後最爲朝廷之所擯斥入仕者輒遭彈劾赴科者例被停擧

結髮讀書皓首禁錮而至於昏朝則又有金克誠金佑誠輩附托權奸鍛鍊組織無所不至咸懷惴恐莫保朝夕歲月既久志氣頓挫抑而不揚而又無先生長者為之倡導故有志有才者或放意於詩酒或流入於曠達發言行事頗有不中程式者自從

反正之後打破黨論王道蕩蕩危疑者得釋寃屈者得伸而立朝之人又皆素相親切之人故此輩自以為千載一時不可逢之會殊不知王者一視之仁無不均覆而妄謂朝廷偏厚於渠輩又不知臣子願忠之心無間於彼此而自謂為國

之誠無出於渠輩秉時吐氣無所畏忌事雖可笑而情亦可憐及甲子适變之後國勢既弱逆變繼起訛言傳播中外危疑湖南人士若干人與道內擧義中守令預先結約以爲聞變赴難之計而臣孫孝恪作宰金溝時亦參其事矣鄕中不吉之人有所蓄私憾而必欲相害者因此一事做出不測之說傳播於京外飛語一播使人情眩惑臣裕棄之得售其說此其獄事之根柢也至於許懿推誣之說鐵原聚兵之說曾有都下之訛言而尋之無跡亦足以眩亂人聽南原殺人契雖不干涉於士

類而乃是本土惡風實有之事以此數者合成一獄其計巧且憯矣然王者之獄貴在原情定罪則結約赴難之議雖似浮妄而其心則不過憂濟之過而忠義之激耳亦不過上恃朝廷不自覺其爲寃人翻案之地耳以此而陷於逆名則天下之寃豈有甚於此者乎許懿之事好恠之人轉轉敷衍以資笑謔非智者之所宜道鐵原之賊本爲荒說而南原之殺人契無賴惡少私相剽刼之類臣裕乃欲引此以成士林之獄豈非不似之甚乎至於其死已久之杜起文稱以大將身在草土之禹甸

指為射奧其他種種虛誕之狀不一而足若此等
獄辭在曩時猶不可成況此清明之世乎臣之所
允痛者臣裕之祖祀連本以己卯賢相安瑭一家
之人當己卯士禍之後安瑭之子處謙等憤姦臣
之陷害善類有過激不中之言而瑭實不知也祀
連因此上變安家父子慘遭刑戮至今為士林之
至痛豈知惡人之種復出於今日而又欲逞其虺
蜴之性者乎安處謙之妄言頗涉犯上祀連之告
亦非全然誣罔而當時以爲至冤後世至於伸理
者知本心無他也況此臣裕之所告株連許多士

林非特一安瑭之家而其所以為說者亦皆因其
憂時閔世之言而增益其語彙其結約赴難之議
而文致其罪構虛揑誣以惑 聖聰比諸其祖之
惡抑有甚焉而以 殿下之明猶未及洞燭至有
解擲之 命此老臣之所以不能無惑者也伏惟
聖上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前後逆獄極其欽恤雖
連出賊口之人苟係干捁細情在可原者則亦嘗
不曲加於恕宥矣不經況此無據之獄豈有株蔓
挨繹之理而區區過慮至此者遐遠僻曲之人惻
於雷霆之威置對之際或有失其常度使 明主

不能無萬一之疑往在己丑之獄故臣崔永慶供
稱與汝立不一通書及其書札見捉之後 宣祖
下其書於鞫廳以欺罔之罪欲加刑訊其時委官
鄭澈極力伸寃竟為放釋之後臺諫誤以洪廷瑞
所傳於金睟等之言為永慶欺罔罪目請更鞫而
還囚未究竟前便死獄中永慶果有自取之道而
朝廷亦無杖訊之事其死實出於不幸而人言藉
藉歸咎 朝廷至今未已者知其無情而痛其死
之寃也無罪之人當此苦寒久繫囹圄之中即使
不加一杖臣恐其將有為永慶之死者而後日之

追悔無窮也目今邊患孔棘國事艱虞當此之時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只兩南士氣而湖南之巨族名流一時被逮擧道之人魂驚魄褫皆以爲禍且及身忠義之氣蕭然沮喪其傷元氣損國脉已有不可言者况可以遲留累朔有若眞有可疑之端者耶此獄之吉凶遲速即國家安危之幾而上自大臣下至百僚只竊憂於私室不敢顯言於朝廷問其故則曰獄體甚重不可輕議臣愚以爲不然使獄事而不虛則已旣知其寃而囁嚅不言使明主不得洞察外間之議一或有不能釋然者而

按獄之際或失於平反則負君誤國之罪雖欲擢
髮自贖其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寧被妄言之誅而
不敢含默者也臣賦性狂愚徑情直行唯知事君
勿欺不顧一身利害事勢難易以此爲報効 殿
下之地故頃年之獄李濵崔瓘皆在於不測之地
人不敢言而臣終始力爭得蒙原釋其時論者咸
謂臣愚妄而臣不敢顧也矧今日之獄臣浴之冤
憲士類之寃枉人所共知者而特以蹤跡之嫌疑
袖手傍觀不爲一言則是臣事 殿下有隱懷而
自負其夙心也如使此輩有絲毫可疑之實臣雖

無狀何敢一毫容庇以自取忘君護逆之誅哉
殿下若以臣言爲可疑云云 賜召對使得面陳曲
折俾無一毫未盡之語則豈但老臣之幸實惟士
林之幸而宗社之福也臣不勝憂悶遑慮之至取
進止

請與張維同被罪罰箚 己巳

伏以臣數年以來屛迹避謗公坐之外絶不見人
朝家論議追不聞知近日連接朝報似有鬧端而
臣旣未詳顚末何能與論是非但見昨日政目大
提學臣張維乃蒙 特旨補外臣於此不得不爲

世道發一長吁也維之爲人似無適時才用而文
章節行冠絶儒林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幸遭 明
時致身卿相政柄文衡隆顯極矣而䏶肥退讓自
同布衣門無雜賓望高一世可謂人間瑞物席上
儒珍天固爲 殿下生此人而 殿下用之不幸
反接之鬱癉之鄕維素多疾病不耐煩劇違棄
君親惱撓吏事他日生還誠所難必臣竊悼而悲
之臣與維結髮交遊到今二毛名雖朋友情實兄
弟出處進退理無異同維苟有罪臣固難免而一
日之政臣除西銓維亦南州語默暫殊榮枯頓異

求厥禍源臣亦自疑聞默趨列獨何顏面伏惟
天地父母察臣情事鐫臣職名得令與維同受罪
罰則從茲丘壑臣亦無憾臣不勝激切懇祝之至
取進止

論諸學士不爲朋黨劄

伏以臣空疎愚劣百無一長徒以區區葵藿之悃
偶被明主之謬許故議禮之初擧朝攻之而
殿下不以爲非號牌之設一國攻之而　殿下不
以爲疑和戎之日兩司攻之而　殿下不以爲罪
世亦全活俾保職名臣之一毛一髮莫非　殿下

之賜天地生成之澤何物不被而以臣觀之 聖恩所及還似獨偏於臣之一身者夫 恩之所偏加所謗之所偏集也故於數年之間黽強供仕以荅 主知含默荷容以謝羣議公會之外專廢出入左不欲與在顯路者相往來故彼或來見臣不往謝或有言及時事者臣雖不能塞其耳而亦不敢開其喙唯思俛首低心隨分效力以盡在我之職分圖報 聖恩之萬一者是臣之本情也數月以來廷議失和人言囂囂一時儕友次第連累而臣獨不掛於彼此是非之中雖緣臣久處散地不

能有無之致兩亦不可謂非臣恐懼謹愼之故也
但於頃日張維之貶也臣自以事同一體之人雖
不能出力伸救而亦不敢晏然自安冒上疏章求
與同罪言非虛假實出衷赤而伏承 聖批以臣
之辭職爲無據則是 聖明不欲以張維進言之
罪延及於親切之人者也臣惶恐感激不敢復言
且臣一年在畿久違 天顔還朝之後連有公故
未參 筵席犬馬私戀竊有不自堪冀得一番入
侍仰聆 玉音仍畢伸前說以俟進退而登 筵
之日密邇 天威倍切悚惕趑趄囁嚅未敢開口

退而耿耿達夜不寐噫有君如　聖明遭遇如今
日而猶不敢自盡所懷君臣之際良亦難矣夫人
君之好惡士論之臧否即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消
流之積終至滔天一失其機後必難救當此之際
臣以受　恩最深休戚與共之人其可以不在其
位為辭而終始喑默坐觀成敗以負　聖明知遇
之恩也哉今日之事起於七月朝講時　榻前之
言而其時臣受由在外未詳曲折入城之後始聞
其槩則或以為語侵相臣或以為語侵銓官或以
為防塞商李或以為自作朋黨罪名狼藉惝怳難

測及見朝講時注書日記則相臣語意專主金世濂銓望之事而羅萬甲朋黨之說挾出於其間維以形跡未著爲言則相臣本意有未分曉萬甲設或有罪其於金世濂之事條款自別不相干涉相臣必不以不相干涉之事混擧而罪之此則恐是注書記事之誤也其後又見李貴登對時日記則以七八人老少西之說啓達 天聽而雷威益震萬甲之罪又加一節矣至於張維之貶 殿下雖以疏中措語之失指摘下 敎而設使張維實有此失語言薄過罪名至此韓詩所謂或自疑上疏

上疏豈其由者無乃近之耶孔𤕤亢無身犯之罪
而又下補外之　命雖不知　天意之所在而外
人皆以爲亦坐此事其言似不甚遠以此觀之
殿下今日之怒似乎專在於朋黨一款矣嗚呼朋
黨之壞人國家非間矣　殿下即祚之初卽以破
朋黨爲第一先務此誠太平之本也已分之黨方
務保合而又於一邊人中生此一黨則眞是大愕
事相臣旣有所聞則安得不入告于　殿下殿下
亦安得不赫然震怒思所以痛絕之乎然而事發
之初〻天心猶豫或慮用罰之失當旣問於領右

兩相繼問於李貴必欲得實而處之其愛惜臣隣
欽恤刑章之意於斯至矣但領右兩相之對乃以
元無此事爲言者近於失實蓋兩相年德旣尊罕
接後輩而若干人指目之言其端甚微容或未及
聞知設或微聞其語反而求之全無事跡掇拾街
巷之言上達 天聽傳播遠近有若實有其事者
然非大臣鎭定之道也李貴平生心事以不欺君
爲主而後輩本不借助於李貴李貴亦不知後輩
實情只據外面所見街巷所傳認爲實狀且語言
荒雜乃其自家病痛故承問之日乃以半知半不

知之語挾雜而陳之旣不能發明後章心事反致
殿下之疑惑何勝歎哉臣雖身在局外聞見不廣
而曾在頃年忝居銓地首尾兩載亦嘗側聞士夫
間餘論而今此指目中人皆臣之素所相愛肝膈
不隔情意稍通深知其心事之無它而追思前日
之事則助成此章之罪者臣亦有不得辭其責焉
故敢爲 殿下推其釁端之所自而一一陳暴焉
伏惟 聖明勿以煩屑爲咎而試虛心聽察焉臣
曾在居閑時讀易至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
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傳曰包荒者謂有包荒含

穢之量也用馮河者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不遐遺者謂其不棄僻陋之賢也朋亡者謂其絕去朋與之私也治泰之道能如是則合乎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矣臣因此思之曰包荒而不用馮河則過於舒緩而不可以有濟不能朋亡則蔽於近而遐或遺是四者相因而相成者也然非聖人何能識得圓備至此仍三復感歎曰六十四卦之中獨泰為大卦泰六爻之中獨二為得時故聖人於此擬言為治之道以教後人此誠經世道者之所當服膺而勿失者也又見李珥六集當專

西擣釁之時連章累牘竭力周旋眷眷以保合士
論為己任雖事不如意卒為人笑而其憂深慮遠
欲扶世道之赤心藹然可掬臣每讀至此未嘗不
掩卷而流涕也反正之初臣以無似首膺銓任又
得和平公正之人以為長官而　聖明又以破朋
黨一事懇懇　下敎臣私自喜幸以為當泰之交
得二之時此真不負所學之秋也又念昏亂之餘
法度隳廢政事陵夷姦宄恣行百弊俱興若不振
綱頓紀痛革弊風則國事無以收拾臣於是論治
則思所以用馮河也一時人才蹤跡擁門被人嗤

黜者不止一二其中或不無情外得謗之人若不推求本心拔擢收用則朝廷多棄才矣臣於是論人則思所以決包荒也遐遠之人苟有操心修行見擯鄉黨者則隨其人器多所薦擢其於不遐遺之訓亦或庶幾於萬一焉顧惟朋比之習其來已久名色苟異則雖賢而不用情分既親則有過而不知實爲士夫間膏肓之病此而不變則士論無時可合公道無時可行臣於是益知聖人朋亡之訓最切於今日之朝廷故既以此自勉而又以此勉人常拈出一句話頭勸戒朋儕曰攻其事無攻

其人攻其人無攻其黨所謂攻其事無攻其人者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其人雖賢亦多有過犯爲言官者不可不隨事糾正而亦不可以小失廢其全德也所謂攻其人無攻其黨者東西之目皆自士類而分爲黨當初雖不無是非優劣之可言而及其既久傳子至孫夫堯之子爲丹朱鯀之子爲禹則固不可以世類論之也然則一隊人也豈必人人皆賢亦豈必人人皆非如使言官嫌於彼此形跡而不爲臧否於其間則亦非中正之道也但不可以一人有罪之故連累於一隊而并攻之也

臣又見自分黨之後當軸者以銓曹爲根本以三司爲爪牙又推其中望重者一人爲盟主凡有通塞人才是非朝政之事先就盟主之處議于私室而行之故三司論議如出一口毁譽是非未有異同而銓衡之地彈劾不到主盟之家鞍馬盈門堂堂公朝反成植黨之私窩積習成俗視爲當然反正之後彼此人才一時登庸皆因自己聲望不嘗汲引之力故銓曹之權自此始輕而臺閣論事無所禀承異議間出前輩中有以爲事元統攝反有所妨云而臣則以爲此亦不害爲清朝之美事也

癸亥之夏臺諫因事請推銓曹首相李元翼語人
曰今日始見盛時事矣蓋聞　祖宗朝銓曹之官
困於請推法府公緘長在囊中未有及科受祿之
時云臣因此思之用人之柄在於銓曹而知人則
哲聖人所難私意之蔽賢者不免用舍之間何能
盡合公議然見盛世臺諫之頻數請推銓官以相
責勉者其意甚好而其後不敢侵及銓曹者乃護
黨之弊風也臣以此每見臺官必以　祖宗時事
懇懇言之曰即我有失公等輕重糾劾無着顏情
公等如有所失我亦不敢相貸冀以增臺閣之直

風革朋私之弊習臣之本情固自如此而三司多
官皆以積年養望之人新除風雲入各出意見
論議風生無能制之者矣於是朴烒以顏然少年
倡言於同僚曰欲行公道者當自所親始情跡之
地有過必論分厚之處輒相蒙護非破黨之道也
於是首論趙希逸韓仁及居鄉不謹之狀蓋趙希
逸文學出人韓仁及少有才華當初請遴之擬皆
出於臣叅政席之時及是聞之則兩人者前在湖
西果不免人言云繼聞前輩中有一種論議以為
親厚之間指摘微瑕細過自相攻擊以要直名非

人之情也後輩之言又曰趙韓兩人皆是前輩婚
媾所親故未免牽於親愛好而不知其過亦不得
爲公論也此兩欵說話頗傳於搢紳間兩右朴炡
者居多故前輩之論不得行矣朴炡論此兩人雖
非臣本心除拜間不得不稍抑兩人者蓋以居鄕
不謹本非大段身累然旣有人言則姑停淸望徐
圖收拾亦未晩故也然於兩人之中臣尤惜希逸
文章每與儕友論人輒言希逸不可久廢雖朴炡
亦不敢不以臣言爲是而前輩不知臣本情但見
臣之不棄朴炡或有幷臣而尤之者矣其後朴炡

論金慶徵殺人之狀又論趙纘韓落後之罪盖慶徵所殺乃管下有罪之人纘韓落後實緣身有疾病原其本心俱談無妄而輕重間既有所犯則臺官之一番論劾何可已也然其時因纘韓事亦有一場爭端至形於章牘而朴炡之見過前輩益深矣俞伯曾尤以抗直自許曾在諫院論尹墀少年時事可謂過矣而其時廷議務在調停既不廢墀又不斥伯曾且墀雖盛族而家有寬厚長者橫逆之來無幾微見於言面若使廷臣皆如尹家之和平則雖有胥動之言亦何自而入乎南以恭雖曰

與朴所親癸丑以後與主張慶論者作爲仇敵乃以指嗾李元翼爲罪名至於竄謫累年壬戌冬間又有救護士類之功而且其爲人閑事旣久計慮甚長實有可取處向日之愆乃平日不能擇交之致不可深非之也況當萬化更新滌瑕蕩垢之日無論彼此拔其尤者與之共謀國事以示朝廷曠蕩之意者未必非收拾人心之一助故臣在銓曹時欲擬請望屢以爲言而僚議難之金瑬未入銓時臣往見其家爲言此意求得一言之助而瑬之所答似不甚快故臣不敢更言及瑬秉銓於政席

上疏先發此言臣遂同席贊助始擬清望而為年
少輩所不容將有重論臣微知其幾緩辭救解幾
得停止會有激之者其論遂發因此大生風波學
士三人一時補外臣於其時捨以恭而反斥三臣
者非臣所見之變於前者也但三臣之攻以恭非
欲全棄以恭只欲不許清望而已則其言固有斟
酌而其所以論以恭者亦不無執言之端獨恨其
徒守一切之論而不能深達朝家用人之大體此
則年少氣銳之致耳使朝廷遞其職斥其言而仍
用以恭則以恭亦得自安而三臣者自不敢復言

矣何必累加摧折使一時持清議之人皆懷不平
乎且旣以三臣爲罪而斥之則是以以恭爲合於
淸望也何乃並出之乎此朝議之所以久而靡定
也故臣見金瑬輒言罪三臣之過重見三臣輒言
論以恭之過激冀得兩相調劑同歸和平之域區
區此心不但相臣與炡輩知之以恭亦知之矣炡
輩旣黜士夫間不平之氣久而未解數年之後次
第收召並置臺閣德至厚也恩至渥也凡在瞻聆
孰不感激三人旣還臣竊聽其言論兪伯曾朴直
依舊朴炡稍自戢晦羅萬甲初若歛氣一日自

經筵退歸路過臣家爲訴 筵中說話曰今日始
得登對一天顔溫甚眞可喜也勃勃有生氣自此
放意論事常若有恃蓋篤甲天性戇愚妄以忠直
自許而専不曉世路險夷時勢難易此其所以敗
也權壽泰自嶺南見此類人者自處以直而悅之
因與相善自此臺閣風采稍張而高門巨室屢遭
侵逼淸薦擬拜多被指議人之有所不堪勢亦然
矣然以朝廷言之則容此若干伉愨之輩隨事直
糾使人有所畏憚不亦可乎自今年春後金蓮臺李
貴而家氣色尤不佳臣不欲往來兩間不到李貴

之門者久矣頃間臣偶歷李時白之家李貴先到其處而其日適有政李貴授示一紙政目乃李景稷諫長之望也貴因大罵景稷遂及銓相至之撊前陳達為言臣曰嗚吉之不欲往來於台家者恐有如許事也不幸今日又聞此言因辭出翌日裁書時白使之力止久之張維來到臣家悵然自失曰近因李景稷之事頗有不好之象深可念也前輩多疑朴炡主張時論以我觀之似無此事而入言云云不幸之甚也臣意以為張維平生口不言時事而今忽發此言無乃有大段所聞耶心窃

疑之而素知維簡默不肯向人盡言故不復問其
詳六後權濤來訪臣家因曰聞銓相家歷數峻論
者六人姓名而吾名亦在其中深可慮也臣曰公
等四人居住接近時相往來外人之言或者近之
姜碩期深居僻村鄭弘溟交往甚罕何以並言之
也因相與一笑而罷未久羅萬甲到臣家亦舉所
聞如權濤之言臣素知萬甲不能慎密因戒之曰
一代名流之見疑前輩者至於六人之多若有詩
濤之人因此指目以黨為名則禍且不測諸公自
此危矣千萬慎之萬甲聞之瞿然繼而曰金尚憲

叔姪吾所景親必能明我心事金慶徵亦我童稚
故人近又時時訪我誠心相待必無此患云六月
間臣受由訴辭朝之後告行於金瑬之家瑬曰
近來銓曹之政何如臣答曰好矣瑬又曰聞羅萬
甲有動搖銓曹之言公亦聞之否臣答曰未之聞
也年少輩未有尋見鳴吉者獨萬甲以時來訪聽
其所言斷無他腸願相公深察之慎勿輕信行言
也因辭去未幾風浪作矣臣既還金瑬在呈告中
臣又往見勸其速出因私謂瑬曰相公今日擧措
似太忽矣且相公苟有此心當初辭別時何不明

言於我守請埜曰我我初無此心故不言矣適於朝講之前夕有人來傳老西少西之說心甚驚愕不得不上達 天聽云臣於是始知相臣之見賣於人而有此舉也老西少西之說士夫間絕無傳之者而獨及於金請埜李貴兩人之耳尤可怪也大槩數臣者雖無師友學問之功而亦皆詀詀自言云言隨俗浮沉遭遇 明時滿朝皆賢士大夫自以爲千載一時且仰恃 聖明破黨之公心不計一身利害剌舉無所避唯欲激濁揚清挽回公道敲撼挫揠不失所守雖不可以擬古直臣亦可謂一時

之硜硜者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可與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盖全德之士自
古所罕故聖人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今此數臣其
於包荒之道或不能無歉而亦能從事於朋亡之
訓所論雖過其心則公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
共歸於中行之道者或不能無望於此輩此臣之
所以眷眷憐惜不已者也唯其持論過峻責人太
苛搏擊既多仇敵漸衆或以為矯激或以為訐直
或以為浮薄終乃以朋黨之說流言飛聞不知其
所自出而聽者自生疑惑一朝機牙卒發相隨而

入於罟擭陷阱之中可勝歎哉古語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數臣者之行身處事誠有過
者謂之矯激或可也謂之訐直或可也謂之浮薄
或可也但謂之目為朋黨則誠天下之至冤也夫
所惡於朋黨者以其承迎主意攀附貴近植黨弄
權掩蔽聰明徇私情而蔑公法故也今此數臣上
無所藉下無所攀獨持清裁守正不阿勿論親疎
以法繩之朋黨者果如是乎他人猶可說至於權
譸以遐方之人自稱公論半生孤立不落名目乃
於今日與二三年少別作一黨將欲何求況以領

右兩相之老成宿德李貴之心無繫著張維之醇謹寡言趙翼之和厚無偏有何愛憎於彼此而爲數臣出力扶救觸天威冒時諱而不顧公議所在斷可見矣今日之事積漸雖多而事釁之發外人皆以爲由於李景稷諫長之望景稷是臣儕輩早入平生心迹臣亦粗知請爲 殿下陳之景稷少有才名交遊士類居家事親頗有可觀而眉宇使氣此其病處耳癸丑獄成之後賊臣爾瞻得春秋袞姜之事將欲證成廢論而未敢發之於人也景稷與爾瞻素有連家之分一日往見於其家爾瞻

邀入書室接話適其婿朴自興自外而入見兩人
對坐疑於密語兼挾私憾造言傳播景稷以此得
謗甚多及廷請時景稷終始不參幾陷大禍人始
知景稷本情而餘謗猶未盡消反正之後一時儕
流無不通顯而獨不及於景稷者亦以此也頃日
諫長之擬既被李貴嗔罵年少輩亦有間間竊議
者矣羅萬甲自聞見疑前輩心不能安求解於銓
相一家之人語次間因及政目間事爲銓相一家
之人者其心不在於害萬甲但以所聞傳於銓相
銓相又傳於相臣展轉訛誤遂成禍胎朝講時相

臣所謂主張通塞者盖指此云萬甲求以自解於
前輩而不覺其言反觸前輩所諱踈脫至此其及
宜矣盖景稷既有可觀之行而書室私語容證未
明廷請立異事跡有據不敢以難明之過掩其有
據之善前輩之論儘有所見雖無酬酢廣論之事
而足及權姦之門終未免瓜田納履之嫌則後輩
之不欲輕許清望亦出於公心不可以此而遽罪
後輩也臣又聞 殿下以羅萬甲之侵及南以恭
為罪云此則誠然矣當初既因此事溥施 譴罰
而旋 賜收用君臣之間有同慈父之教癡子矣

不圖自新又有此言宜 殿下之深怒於斯也然
以政體言之則凡有新通清望之人先議於銓席
諸僚次及於一時名流等其歸一然後始得擬望
者乃所以重公論也今此南李二人未入清擬者
久矣乃於亞席皆空郎僚未備之日不詢群議遽
爾擬望誠未免率爾之失故萬甲窮言於銓相之
子弟欲使銓相謹於政體則亦非全然防塞之意
也况使此輩實有顯言攻擊之事則可謂已甚臣
亦不敢相救然此則臣敢保其必不然也設或失
言不過屋下私語以此指摘成罪豈為 聖朝之

叢事乎萬甲固有病痛長處終不可掩今日廷臣
中從容端雅皎皎自好者固不爲不多至於有力
量器局足當大任不擇燥濕盡心擔當者則如萬
甲比臣不多見 殿下他日必自知之凡臣之所
以眷眷於萬甲者非私萬甲誠愛其竭心奉職
而未蒙 殿下之憐察故耳但後輩之所失亦有
一事焉臣聞萬甲有銓薦之議相臣招一銓郎謂
之曰萬甲若入銓薦吾當入啓而治之銓郎領諾
而退適有他嫌不傳於同僚而邂爾引入遂使相
臣之言終歸虛着失銓薦雖在郎官而相臣既已

為言則為銓郎者何敢違越此則相臣之怒宜矣
故後輩之議亦以為甚未安也然相臣亦不必動
於忿懥多費說話致令相株連至此也然此豈相
臣本心乎不過為浮謗所誤而不自覺焉耳甚矣
浮謗之為患也尋之無迹察之無形卒然聞之者
不足信再至三至人聽必惑故曰三人成虎十夫
撓椎羣輕折軸積羽沉舟衆煦漂山聚蚊成雷孔
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詩
云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臣將
此數句語敢為吾君與吾相再拜而誦之夫人君

操威福之柄立表率之地隨所好惡靡不趍風
殿下初以扑𤸷之是非所親爲直而 寵擢之自
此爲扑𤸷之論者稍稍有之今又以此爲罪而斥
之何其前後好惡之相反也夫人情溺於親愛則
順而易爲公掩私則逆而難賞之使爲其難猶恐
不從況罪禍隨至者乎臣恐從今以往朋比成風
自相掩護復蹈昔年之塗轍而淸明之治不復見
於 殿下之朝也以他罪爲名而罪之雖或輕重
失宜不過爲一時之疵政如金堉李行進是也以
黨爲名而罪之初雖甚微終至於擧朝見疑北臣

之所以為惧也噫末俗浮薄喜於造言名目之作
匪今斯今如辛丑年間有尹西申西之目反正之
初又有清西功西之目囂囂之說傳播甚多而終
至無事者其將朝廷未嘗分別其孰為尹西孰為
申西孰為功西孰為清西而無心以處之故也今
也不然先着期待之心以來譏詬之曰不究事迹
之實遽生排擊之端今日竄一人明日貶一人又
明日斥一人斥之愈多而人心愈不平夫不平之
積怨之所由起也怨起於此怒增於彼忿怨相尋
愛憎互形若此不已其不為美假成真之歸亦不

可必也臣之過慮實在於此大抵前輩年考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常主於寬恕後輩血氣方强名節自勵故其議常主於淸峻寬恕者或流於情勝淸峻者或失於過激二者所尙之相反自昔然矣孔戡之言曰今之少年喜評前輩蓋一不平之發也臣幼少時竊見一隊士友中黃愼鄭曄吳允謙諸人以儒學行誼爲前輩所重金瑬洪瑞鳳金尙憲諸人以淸名華聞爲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緩急不同譏評前輩之言蓋亦多矣而前輩處之怡然終不介意此所以全交之道也歲月侵尋人事漸

變昔之後輩反爲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淸峻之論讓與一代年少而自居於受人譏訐之地亙換之道正好一笑何用相呶呶爲也是則前輩寬恕之道獨及於不能無瑕點之若干人而不及於一時持淸議之人也何以異於惡弁之傾而移左以就右者乎古諺曰不癡不聾不可以作家翁張公藝九世同居之術惟在數百忍字而已夫親戚僕隸尚不能事皆如意況朝廷之上衆賢所聚之地何可必責其同而不同則怒生焉怒而不從則罪加焉於是賢士日疎而讒言日進自古秉柄之

臣其初非不欲與士類同事而終至於不相容者
皆由於責同太過而交搆者得以乘之故也今之
所謂後輩者其識見不廣雖不及於前輩矣考其
心之所存則皆士類中人而亦莫非前輩所親設
或有往往橫越不能盡遵前輩約束處而蓋亦事
在公家不容不各盡所見者耳嘗無攻擊前輩之
心苟能誠信相孚道義相須長短相資緩急相濟
無必異同勿以為嫌則始雖參差後必同歸寅協
之美於斯可見乃以悠悠之談還生疑訝終至上
徹 宸聰傍駭人聽致有今日之氣象何其不幸

之甚歟夫好惡出於心而是非存乎人以吾心之
好惡徇天下之是非則我之所好即天下之公是
我之所惡即天下之公非也如是則公論伸而人
心自服以天下之是非徇一己之好惡則我之所
好人未必以爲是我之所惡人未必以爲非如是
則公論鬱而危辱至矣六部百司各職其職無相
侵奪而我乃挈持維綱乎章於上則愚賢考能各
盡其用天下之善皆我之善也衆人之能皆我之
能也如是而人心不服士論不歸者未之有也臣
又聞人主之心萬化之本如衡之於輕重也鑑之

於姸媸也隨感隨應不可適莫於其間一有適莫
之心則所執雖是反有所偏而病敗出焉 殿下
之惡黨之心聖人之公心也惟其執持太過不能
虛心以應之故其聽易偏而其發常暴或不能深
察事情而未免為過擧者往往有之豈不惜乎伏
願 聖上澄心源恢言路寄耳目於公朝而獨觀
於昭曠之道無以一毫偏係之私致累於 清明
之德焉臣病伏私室心係 宸極悲感直之不容
惧世道之漸非窃不勝仰屋之吁備將前後事迹
耳目所聞覩者收載剳牘中與 殿下之按迹而

得其情哉自不覺其言之煩猥而反陷於朋比之誅雖然臣豈敢欺　殿下者哉倘蒙　殿下謂臣言不誣而快　賜昭釋使包荒朋亡之論相須共濟打成一片則朝廷之福也即不能然而謂臣爲黨而罪之臣亦甘心而不辭惟　明主裁之取進止

子

[illegible]

四

Asami 39.69

v. 4 of 8

遲川先生集

四

front
spine to righ

OCLC
699832431

Chichon Sonsaeng chip : kwon 1-19

4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 h i c h o n s o n s a e n g c 0 4 8 8 0 0

chichonsonsaengc048800

Tuesday, April 12, 2011 09:52:38